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一 齊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

齊譜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

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

二　武王封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
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
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
封地方百里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
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
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
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
營丘臨淄只一地當云獻公自薄姑徙

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

遷臨淄之時毛

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illegible]惟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孫氏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未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

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五 禹五服周九畿疆域萬里則同

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皐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入句此
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而廿八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
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鄉成而至於五千里四
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
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百里曰
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數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内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内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

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
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
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復禹
制故鄭解禹事而已

(六)太公始封在臨淄成王時乃得薄姑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
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
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
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

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
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
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
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
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
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

七齊雖侯爵以大功爲大師當與上公等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

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大師當與上公地等

八 齊在岱山陰濰淄之野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

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

九 丁公伋嗣爲王官非謂嗣爲太師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此官也

十 周懿王亨哀公齊變風始作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

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旣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大子

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

【十一】孫毓疑雞鳴序疏謂子夏親承聖旨

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諡未亡若其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且衡門詩

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
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
若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

二十 此詩皆刺而季札皆曰美哉

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
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
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
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

二十 正法太師奏雞鳴此夫人相警戒

正義曰常礼以雞實鳴而起令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礼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説夫人御於君所之礼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説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

叶夫人纚笄而朝毛與鄭注同服異

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

牲饋食及士昏礼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内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夫人以礼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礼六服差次所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
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
依據而立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為夫人纚笄而
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
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
而朝之文與彼同

[illegible] 朝會者且歸無使以我而憎子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
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然

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

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人以我故

憎惡於子戒之也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

朝歸於家故知謂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

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傳曰

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

事故歸治家事也

六十子我皆士大夫還與儇交譽之辭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還便捷之皃峱山

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

遭也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從逐也獸

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

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者以報前

言還也

【古】兩肩肩與豜同獸三歲曰肩

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

肩

著

十八 狼牡獾牝胥可煎和皮可裘

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十九 著詩毛三章章異制鄭並人臣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

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
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
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
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疏】士親受婦于著妻見其衣冠之飾

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
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
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
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

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揔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二十六 門屏之間爲宁著與宁音義同

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訓】犀犛兕象之牙角可爲充耳

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

【說】箋於庭著言揖堂不揖者堂上無揖

士昏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

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
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
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
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
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
昏禮此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
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昬禮婦至夫家主人
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

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
君子揖之之時也

四十六

紞爲縣瑱之繩今名條
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縣瑱之繩故云或
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
即今之絛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之人君
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

四十三

王肅天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
子之紞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

一玄王
基謂絛
無色

毛云素
象瑱瓊
瓊美石
士之服
也云云
素以充
耳[illegible]
[illegible]

宜降殺以两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紞一
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
豈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爲絛王后織玄紞
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疏 鄭以素爲紞瓊華爲瑱與毛異

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縣當
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
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
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縣佩不

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矣名
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
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
充耳以素素絲縣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
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瓊華正謂
以瓊華作充耳人目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
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之文勢既
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
耳縣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爲紞瓊華爲瑱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傳言明盛箋言未融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興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

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

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旦未高故以

爲不明也

東方之月傳言臣察箋言不明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

箋云月以與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散文裳亦稱衣

未明

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

十三 此晞爲明明始升湛露蒹葭訓乾

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以晞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

事也

一卅 柳不能爲藩猶狂夫不能辰夜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

氏之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

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

二卅 挈壺氏水火守壺晝夜漏百刻

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閒有長短者案乾象暦及諸暦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

卌二

氣加減刻數不等通

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成法宗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

[illegible] 馬融晝漏六十已減晝五刻鄭又玄減五刻

晝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

即
時不
親告

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

五 雞人告時此挈壺亦云告時

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

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鷄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與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𣥁六〕文姜往來齊魯本末諸儒異

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

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諱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

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
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
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
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
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於齊耳其實先
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
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
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
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

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齊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劉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卅七 葛屨五兩謂傳勝聚居而襄公往雙之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

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徃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緌必屬之於冠故冠緌共爲一物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見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徃雙之

八卅 傳姆老漢乳母何休老大夫大夫妻非是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

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
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内
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
是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
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
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
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休之言非禮意也

【卌九】傳衡獵從獵書傳無以耕爲獵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

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
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正義曰
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
横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
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横耕田且書
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

十四 女家尚每事告廟夫家必皆告
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
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

卜於死者以足之昏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有告廟之法而筮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昏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

世其後諸禮皆特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
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
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曷又鞫止傳訓窮箋訓盈
傳鞫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
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鞫盈釋詁文箋以此責魯
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
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齊莊僖巳爲小伯故襄公欲求諸侯

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亦
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
子衰諸侯興政由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
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
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韋昭云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
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
大民衆𢘊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
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

不可求耳

【三四】田甫田畋爾田今人謂佃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畋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畮中地家二百畮下地家三百

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

【四】總角聚髮丱幼穉弁冠之大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内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弁訓之故言少好貌内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

角故知總角聚兩髮言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也丱令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illegible] 罼謂之畢以星名弋謂繳射

箋畢罼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罼謂之畢李巡曰罼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罼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罼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

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具也以繩繫矢而射

鳥謂之繳射也

〔六四〕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

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

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

而說之其聲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

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内之

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

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

七四 重環子毋環環鬈鬈好皃鄭作權

盧重環重環子毋環也其人美且鬈鬈鬈好皃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

[illegible]也

【八四】閑亦防禁之名即梐枑行馬

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

【八五】毛傳鰥大魚鄭云魚子本作鯤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

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苟不能
制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
大盈車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
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
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
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
子也毛以鰥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
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
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

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
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
是也箋以鰥君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
敝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
傳以爲小魚易制
十五 文姜從者盛故難制孫毓謂齊妹非
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
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
妹來自由桓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

然文姜歸魯之曰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

鱮 象呂

一五 魴鱮毛鄭説又不同

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璣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鷂或謂之胡鱅

載驅

一五 革飾車後户為茀竹飾為蔽傳茀蔽通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

飾正義曰斯干說鋪席藻繅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笰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鞹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笰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笰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笰以韋靶後戶也又云

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
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
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户也如爾雅之
文車前後之飾皆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
笰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户謂之笰竹飾後户謂
之蔽則笰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笰笰蔽爲一
者彼因革與竹别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
後户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笰蔽通言之春官
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

箋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

四五 發夕明發皆爲發夕至旦

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

五五 豈弟言樂易發當爲闓圛

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

三六 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illegible]所

言發夕也岂弟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正義曰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

進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
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
亦爲行之義也
傳頎長昌盛抑美色揚額亦爲眉
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
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頎爲長貌也今
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
貌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

故揚抑為美色顙貴廣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
揚眉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
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
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

八五 毛二尺曰正鄭正內方二尺皆無明文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
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
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
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

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

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一尺毛於

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旣無明說可以

例之鄭焉知[illegible]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

蓋應顧此傳耳

【注】毛王外孫曰甥孫毓因謂絕襄公

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

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揔據齊國爲

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大射賓射正鵠不同侯道遠近

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廣狹不同侯道遠
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
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
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
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
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
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
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
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

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

【云】正鵠大小亦同皆鳥名

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

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文據賓射爲文也

二六 鄭云禮射三而止通三耦而言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
亂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
齊於樂節也貫謂中侯故爲中也變以美其善
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
也貫習釋詁文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
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
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
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
射取中於樂節注古君子之於事也始取於[illegible]

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

毛詩要義卷第五上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　　魏葛屨至碩鼠

一 魏都蒲坂舜舊都今併言禹以近安邑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

巳 魏姓 世家 絶不知 [illegible]

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士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偪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

絕不知所封爲誰

【三】魏在晉南河曲北涉汾水

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

【四】歷山在河東河濱河北之濱昔魏

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

五

魏詩不稱虞夏與晉稱帝異

陶於河濵則在河北之濵蓋以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淘於河濵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濵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illegible]

儉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illegible]

無賁夏之名

六 魏

魏自平桓後變風始作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栢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栢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栢之後以強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栢之時變風

始作

七 自晉封畢萬始有魏氏然無世家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閒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

詩刺魏

八

褊李礼

美儉

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
之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九 魏地陿故民巧君又儉嗇故見侵削
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言魏地陿隘者若
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
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褊
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
十 葛屨履霜利其賤女手[illegible]要利其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
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
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
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
者利其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褄也襋領
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褄也領也在
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十

夏葛屨冬皮屨皮屨亦以絲爲飾

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敝則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夫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約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白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

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三十 無舅姑者三月廟見有亦三月助祭

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

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然若有舅姑則
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然
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
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
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
婦也

十四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婦不敢當主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安諦也宛
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汾沮洳

象揥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十五）公路即公行主軞車公族主君之同姓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

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
是也正義曰公路與下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
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
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
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
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軞車
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
公行言爲軞車之族明公行掌軞車服虔云軞
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

禮也

廿 藚水蕮如續斷亦似車前

傳藚水蕮正義曰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廿八 毛以園有桃興國有民鄭謂取桃爲殽

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

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誘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殽不與為異

陟岵

於稅法有常魏君於公稅亦刺之

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斂不得薄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

十二 陟岵孝子行役思父教戒

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

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
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
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
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
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故深戒之

一九 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
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十畝之間

野田不

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疏 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削小之甚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三百畝也孟子

得樹民

廣樹求

樹桑

伐檀

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illegible]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

九四

伐檀之君子主在位空餐

坎坎至餐兮正義

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

執熱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親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貉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河爲無功而食禄使賢者不進也

廿五 鄭禮注廛爲邑居毛謂一夫之居

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

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

箋散文獵通晝夜狩兼四時

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

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
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
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
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
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
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
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
也

【九七】毛萬萬曰億鄭十萬曰億

億乎萬也詩內諸言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廛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八注 毛執食曰饔客始至之大禮

傳執食曰饔正義曰傳意以饔爲饔餼饗食之饔客始至之大禮其食執致之故云執食曰饔秋官掌客云公饔五牢

鄭讀如魚餕謂魚食餕

箋餕讀如魚餕之餕 疏 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之方食魚餕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餕謂以魚為食餕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餕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餕然其餕為飯之別名且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餕餐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不相配故易之也

疏碩鼠謂大鼠或云即五技之鼠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

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

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

【一兆】魏民言三歲者謂大比有徙授

箋又云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

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

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

比言比者謂大挍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

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

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毛詩要義卷第五下